

# 巾国悲歌

首次全披露女红军长征鲜为人知的内幕



席军 编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席君 编著

# 巾幗悲歌

女红军长征全景报告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韩 波

封面设计：SASSOON 工作室

版式设计：王 评

**巾帼悲歌——女红军长征全景报告**

席 君 编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峨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1 插页 8 字数 240 千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0-03064-9/K·446 印数：1—10000

定价：13.80 元

## 红军长征部队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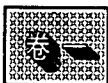
**中央红军（红一方面军）** 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，至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，历时1年，途经11个省，行程二万五千里。

**红二、六军团（即红二方面军）** 1934年8月，红六军团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，奉命作为长征先遣队，开始西征。10月，与红二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地区会师。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1935年11月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，1936年7月初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，奉中央军委之命将红二、六军团改称红二方面军。随即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，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，结束了长征。

**红二十五军** 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，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；1935年7月继续长征，9月到达陕北，结束了长征。

**红四方面军** 1935年3月撤离川陕苏区，西渡嘉陵江，开始长征；6月，在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。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，红四方面军反复转战于川康边的雪山草地地区，至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、二方面军会师，结束了长征。

# 目 录



## 红一方面军：三万五千里云和月 …… 1

- 告别根据地，三十名女红军踏上万里征途
- 月经折磨着每一位红军女战士
- 长征路漫漫，抬担架，小个子危秀英一马当先
- “女挑夫”刘彩香咬咬牙，抬着沉重的担架，翻越了  
鸟儿也飞不过的夹金山
- 红军是铁，粮食是钢，打土豪高手要数李坚真
- 谢飞十二个铜板换一只梨，摩似光含泪寄养早产男  
婴
- 红军抢渡泸定桥，女兵争把药箱挑
- 用牛栏里的麦粒充饥，吃野菜中毒
- 李坚真和尚不像和尚，尼姑不像尼姑
- “老娘们终于跟上来了，没有喂狼呀！”干部团团长  
陈赓跟两位掉队的女红军开起了玩笑
- 刘彩香“开了小差”，邓六金突击结婚

- 为生一个孩子，一个团的红军打阻击
- 万里长征，“骡子比老公还亲”
- 贺子珍把身上没有取出的弹片和对长征的记忆，带进了八宝山
- “女司令”沉着指挥，敌人恐惧咋舌：“朱德的老婆来了，她可凶猛哩！”
- 三分像活人、七分像死人的邓颖超，拒绝了死神的召唤
- 红星陨落：金维映关进了“疯人院”，刘群先下落不明
- 烽火连天，命途多舛，危拱之屡背黑锅



### 红二方面军：长征急先锋 ..... 107

- 陈琼英终于归队，任弼时感慨：“我丢得起老婆，可丢不起机要处长啊！”
- 马忆湘赤脚行军，蹇先任怀抱婴儿走完长征
- 孩子夭折，产后虚弱，伤寒病侵袭，过草地，女将军坚贞不屈
- 大草原分烧历艰险，蹇先佛独骑到陕北
- 爬雪山，女战士身患雪盲症、妇科病
- 马忆湘丢失干粮哭鼻子，张秀梅怀抱娃娃边走边唱
- 李伯钊三过草地，关向应“巧妇”无米
- 甘泗淇草地“收容”女战士；陈罗英被俘押解去西安
- 陈琼英产后吃草，总司令溪边垂钓

## 目 录



### 红二十五军：七仙女从征 ..... 145

- “活着是红军的人，死了是红军的鬼。”七仙女从容上征途
- 漫长的行军，戴觉敏练出了一副站着也能睡觉的本领
-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没有步枪高的周东屏参加了红军
- 一口面条一口情，女护士为伤员献爱心
- 长征路上，默默地长眠着从大别山来的曾纪兰、曹宗楷
- 徐海东拾起《大公报》，戴觉敏拽住马尾巴
- 餐风宿露吃马料，五女远征到陕北



### 红四方面军：浴血祁连山 ..... 172

- 飞渡嘉陵江，二千五百名女战士踏上悲壮的旅程
- 奇袭喇嘛寺，痛歼保安团，红军女战士大显神威
- 两军会师，张国焘野心勃勃，致使红军再过雪山草地
- 衣服单薄的女战士靠生姜、干海椒征服了大雪山
- 会师不久的两大主力红军，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
- 冰雹逞凶，过草地，女战士们无处藏身，常常一死就是一堆
- 用生命换取粮食，用肩膀架起人桥，女战士甘当无

## 巾幗悲歌

---

### 名英雄

- 张国焘“黄袍加身”，另立中央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的党籍被开除，朱德成了光杆司令
- 反对张国焘，危秀英临危不惧，带出一个连，刘坚据理力争，保护好同志
- “鸟儿飞不过，神仙也不攀”的夹金山、党岭山，又一次被红军女战士踩在脚下
- 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，减员四万；妇女独立团临危重建
- 三过草地，红军女战士历经磨难
- 攻打腊子口，七十多名巴山女儿血洒疆场
- “小钢炮”刘坚又发言，红军会宁大会师
- 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黄河，西路军征程艰险
- 调虎离山，妇女抗日先锋团永昌突围
- 马家军分割包围，图谋各个击破；女战士坚守临泽，血战气贯长虹
- 西路军兵败祁连，妇女团可歌可泣
- 梨园口血战突围，又落入虎口；《祁连山的回声》中的女英雄大难不死，越狱奔兰州
- “慰问”、“开导”、“游览”……马步青要尽花招；“要杀要砍随你便，要我当‘老婆’——休想！”李开芬义正辞严
- 李开芬伤痕累累，躯体渐渐冰凉；何福祥隐姓埋名，数十年忍辱负重
- 韩起功甘州操场分战俘；华全双暗夜出逃奔延安
- 马秀英安家落户，扎根西北；杨桂香幸运好人，生

## 目 录

---

### 孩子难产

- 虎口余生，从“万人坑”里爬出来的女战士，擦干身上的血迹，背负着苦难，装哑巴，四处流浪，讨生活……
- 女战士手无寸铁；马匪军丧心病狂
- 马元海荒淫无耻，点名要人；陈淑娥以泪洗面，忍辱负重
- 郑义斋掩护突围，长眠祁连山；杨文局流落武威，投靠皮匠
- 安明秀当丫环，大难不死
- 用牛粪充饥，劫后余生的张秀芳成了回民
- 从尸体堆里爬出，张绍清天天盼红军、想红军
- 劫后余生的女战士，生活好不尴尬
- 两次被俘，两次获救，赵敏大难不死，重返部队
- 吴兰英流落甘肃，装了十二年的哑巴
- 马匪军成了人贩子，女战士兰州城里被拍卖
- 饮马匪洗刀用过的血水，张茶清九死一生，逃出了青海
- 红军女杰张琴秋被俘押解西宁，又押送南京
- 仿佛一支蜡烛，几经明灭，吴仲廉终于化作一缕青烟，乘风归去
- 两次劫难的幸存者，妇女独立团最后的象征

卷一·红一方面军：

# 三万五千里云和月

### ○告别根据地，三十名女红军踏上万里征途

1927年春夏之交，由于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，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推行“右”倾投降主义，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，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血泊中倒下。一时间，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。但是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、被征服、被杀绝，他们从地上爬起来，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又继续战斗了。

8月1日，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，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党的“八七会议”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，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。

9月9日，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湖南、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，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，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，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。随着斗争的发展，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、海陆丰、鄂豫皖、琼崖、闽浙赣、湘鄂赣、湘赣、左右江、川陕、陕甘、湘鄂川黔等根据地，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。红军各个方面军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引下，曾经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反革命“围剿”。但由于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，导致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失败，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

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。

1934年10月，瑞金。

秋天的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天地间飘荡着盈实的声音，四野散溢着迷人的色彩。割过稻子的田野，像刚卸去沉重的负载一样，显得轻松、飘逸。收获的喜悦，在农人们的眉梢、心间挂着，荡漾着。

“送郎去当红军……”，轻快而深情的旋律，在田野上空回响着，唱这歌的不是妇女，而是在马路上穿梭来往的青年战士。

几个女红军战士在田塍路上走着，她们的脚步惊起一群群蚂蚱蹦跶着，像捉迷藏一样，一会儿跳进田中的禾菀上，一会儿又蹦回田塍的草丛里。女红军的心情却不像田野和年轻战士那样轻松，她们心里像窝着个兔子，七上八下，砰砰直跳。

她们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，这些女红军虽只有十八九岁，却已经颇有一番光荣经历和令人钦佩的头衔，她们大多数担任苏区各个省、县的妇女部长，是妇女运动的中坚，率领姐妹们反封建、闹革命，轰轰烈烈，有声有色。1934年初，她们接到通知，调她们到中央党校或苏维埃大学学习、深造。她们不知道这是战略转移前的一步棋，她们是被挑选出来的精英，为中央红军转移到新的地区储备的妇女干部。（“转移”也即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在当时还是高级军事机密。）所以这些童养媳出身的文盲，对于有机会学习文化和理论，无不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兴奋。

这时候，中央苏区的局势非常严峻。红军的第五次反

“围剿”战争，由于王明“左”倾主义的指导，连连失利。

广昌失守！

宁都危急！

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，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。白天敌机经常轰炸骚扰，在瑞金的中央机关不得不搬到山洞里去办公。这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布置中央妇女部一项特殊的任务，让她们发动苏区的妇女为红军做20万双草鞋和缝制几万条米袋子。妇女部长李坚真立即行动起来，分几路到各县，跟各级妇女干部一起，发动广大苏区妇女日夜赶做草鞋和米袋子。这应算战略转移前的第二步棋吧。草鞋和米袋有多么重要，红军战士一走动起来就知道了。

9月的一天，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动员会。李坚真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女工部长刘群先、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金维映参加了动员会。林伯渠向她们传达了中央准备转移到湘西去的决定，并详细布置了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10月初，在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学习的各省、县部分妇女部长，接到通知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会议。会上，苏区中央组织部长罗迈（李维汉）对她们宣布：“你们几个女同志准备到前线去吧！”

这看起来十分平常的一句话，在她们心里却激起层层涟漪。

“到前线去！是到前线去吗？”

“你没有听错吧？怎么会叫妇女到前线去呢？”

“没错，清清楚楚是叫我们上前线，轮到当兵了！”

到前线去！这对于她们来说是特大喜讯。她们朝思暮想

当红军，魂牵梦绕杀敌人。“送郎去当红军呀……”这山歌她们不知唱了多少遍，听了多少遍，渐渐地她们不满足了，为什么不能唱“送妹去当红军”呢？为了过过当红军的瘾，她们有的人曾经用纸壳做个军帽，贴上红五星，压住剪得很短的头发，连刘海也捋了进去，装扮成一个英俊的红军战士。可那毕竟是假红军，现在要她们当真红军了，她们乐得活蹦乱跳，奔走相告。

过了两天，又一个通知给她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其实那通知也很平常，叫她们到红色医院去检查身体。挑选参加战略转移的女战士有三个条件，第一要政治思想好，是共产党员；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，会做群众工作；第三要身体好，能扛东西会走路，吃得苦、耐得劳。头一、二条她们当然没有问题，“政审”早通过了。至于身体好不好，自己说了不算，得由医生下结论。“检查身体”这四个字可不像后来听起来那么习以为常，例行公事。那时候她们才十八九岁，刚从农村出来，不少人还没吃过一片药，对医院很陌生，对那部笨重的X光机更感到神秘。让医生这里摸那里听，要对着X光机照心照肺，她们想想就感到别扭。她们对X光机也不信任，万一好好的身体被它照出点毛病，被从队伍里刷下去，多冤枉哪！最难堪的是：听说还要脱光衣服。她们虽然是从剪头发、放脚过来的“解放妇女”，可思想也还没有解放到可以大大方方迈进医院门槛的程度。她们不怕苦、不怕死，但是怕羞。真是的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能吃能睡，会跑能跳，还查什么？可不查就过不了关，当红军毕竟诱惑力太大了，她们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后，终于决定硬着头皮上医院去。

这不，她们走完田塍路，互相推搡着来到了红色医院大

門口。在門檻前又站住了，心里更慌亂，羞羞答答的谁也不肯先進去……真有意思，这些经过风雨，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将，居然会被瑞金红色医院的一道木头门槛难住。

短暂的躊躇之后，她们终于迈进了红色医院的木头门槛。

她们心情忐忑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，等待着医生的判决。判决竟是那样的无情，一百多人检查被刷掉了一大半，仅有二十多人合格，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大姐，只有三十个女同志被批准参加长征。她们的名字是：蔡畅、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刘群先、李坚真、李伯钊、钱希均、陈慧清、廖似光、谢飞、周越华、邓六金、金维映、危拱之、王泉媛、李桂英、甘棠、危秀英、谢小梅、钟月林、吴富莲、杨厚珍、肖月华、李建华、曾玉、刘彩香、丘一涵、吴仲廉。

李坚真大姐后来回忆说还有蔡云香，是瑞金中央党校第三期毕业的，担任彭杨学校组织干事，参加过长征，很早就牺牲了，不太为人所知。

被刷的有的有病，有的怀孕，有的小脚，有的体重差几斤。董必武当时的妻子陈碧英因为怀孕也被刷下来了。

合格的喜气洋洋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不合格的眼泪汪汪，哭呀，闹呀，但是感动不了医生这个“上帝”的铁石心肠。条件是不能宽容的，她们被无情地从长征队伍中“刷”下来了。

体检中身体最棒的钟月林，高高兴兴地参加军事训练，学点“立正”“稍息”的基本军事常识，准备随军转移。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她忽然拉起痢来。

真倒霉，钟月林吓坏了！她倒不是怕病，虽然一个晚上起来十多次，她还挺得住，她怕的是好不容易取得的“当

兵”资格会因病而被取消。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想到的唯一办法是严格保密。她们十多个女同志住一排通铺，为了不惊动别人，有了“情况”她悄悄地自己起来，轻轻地走出屋，上完厕所又轻轻地爬上床躺下，肚子痛时强忍着不吭一声。但因为她们进出太频繁，还是惊动了睡在身旁的一位大姐。大姐爱护性地把她“告发”了。

中央工作团的团长董必武找到钟月林，关切地问她：“小钟，你跟队伍转移，受得了吗？每天要走100多里路，天上有敌人的飞机，路上还可能没有饭吃，你再考虑一下吧！”

钟月林坚决地回答：“不怕，人家能过得了，我就过得了，都是人嘛！”

董老只好点破：“你拉着痢呢，怎么走路呀？你还是留下来吧？”

钟月林连忙摇头：“董老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能走一步算一步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死也要死在路上。您放心，我决不拖累组织。”话说得那么真挚感人，董老理解这位18岁姑娘的心，不忍心再劝止。

钟月林，中等身材，瓜子脸型，长得清秀端庄，性格文静沉默，一生都朴朴实实，谦逊贤慧。这位长征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战士，参加革命前连名字都没有。她1915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县赤竹乡火草坑村，八岁离开父母，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，从此，小小年纪便挑起了生活的担子。

董老回去后托人捎来一小包药。也许是从未吃过药的缘故，吃了几片药，钟月林的痢疾竟奇迹般地立即止住了，傍晚就跟着队伍踏上了征途。

1934年10月中旬，苏区正是收割晚稻的金秋季节。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八百余人，开始陆续从江西瑞金、于都和福建长汀等根据地撤离，踏上了西去的征途。

傍晚，夕阳西斜，秋风瑟瑟。一队队红色战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根据地的乡亲们，在苍茫暮色中匆匆出发了。

### ○月经折磨着每一位红军女战士

伟大的长征终于迈出了它艰难的第一步。队伍是沉重的，然而，初踏上征程的红军女战士的情绪却是轻松昂奋的。她们以清丽的身姿，婉转的歌喉，为这红色队伍，增添了一种美丽的韵律。

她们穿一身黑色的列宁装，八角帽下亮着短发，背着十五斤重的背包，跨涧过河，轻巧敏捷。遇到小水沟，她们把竹竿往水沟里一撑，两脚一蹬，像撑竿跳高一样，灵巧的身子荡起在空中，宛如燕子一样轻巧地飞过沟去。

这样充满诗情画意的剪影，是长征中少有的几个特写镜头，多数情况下她们的步态上不了镜头。刚出发时，她们的步伐就很不轻松。她们多数没有走过远路，其中又有几双“解放脚”（缠足之后放开的），根本不具备走远路的条件，刚出发几天，不争气的脚就老跟她们闹别扭。从天亮走到天黑，一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沉沉欲坠，粗硬肿胀，举步维艰。晚上要是不用热水泡泡，第二天就迈不开双腿。许多人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，只想坐下歇口气，一歇就跟不上大队，因此受到责难。但是她们没有泄气，她们要和男同胞比高低。果